

“傷痕”敘事百年追索

王瑞華

摘要：魯迅先生在 1918 年發表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開啟了“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創作歷程，把“五四”新文學運動推向高潮；盧新華 1978 年發表《傷痕》小說，揭開新時期“傷痕文學”的序幕，此後放下名利再出發，自我放逐於中西文化之間，一直執著於“傷痕”寫作，在中西文化裏追索探尋，尋覓救贖之道，在深切的社會批判中期待中國文化的涅槃重生。

關鍵詞：盧新華 傷痕 救贖 復興

1978 年 8 月 11 日，“文革”剛結束，文學界還是萬馬齊喑的局面，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新生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在《文彙報》以一個整版刊出，轟動全國，引發出批評反省“文革”的思潮，揭開了新時期文學的序幕，“傷痕文學”因此命名了一個文學時代。百年前，轟轟烈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從“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中拉開帷幕的。從魯迅到盧新華，這前仆後繼一百多年的“傷痕”探索，有著怎樣的歷史糾結與文學脈絡？由“傷痕”開啟的文學與人生之路的盧新華，經歷了怎樣的文学与人生？或許正如他在小說《傷魂》封面上所追問的那樣：“當年那些慟哭的人，如今你們去了哪里？”“當年那些奔湧的淚水，如今你們流向了哪里？”帶著同樣的追問，沿著“傷痕的淚水”，本文試圖對這延續近百年的“傷痕”敘事做一次雙重的探尋。

一、“病苦”催生的“傷痕”

當時，復旦大學一年級的新生的盧新華，是文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 77 級，春風得意的天之驕子。他還正在戀愛中，有著美麗賢淑的未婚妻黃麗華，對生活的滿懷憧憬與希望，使他對違反人性的悲慘事情充滿本能的反抗與厭惡，也想予以揭發與痛斥，於是如文革後的一聲春雷，短篇小說《傷痕》誕生了。

《傷痕》裏的主人公王曉華，不是以盧新華當時的戀人，後來相濡以沫的妻子黃麗華為原型的，但卻能看到她的影子。據盧新華夫人黃麗華講，她當時正在東北插隊，也正是個上海知青，由此，知青的故事自然是他熟悉的，當時也是社會上的重大話題。盧新華先生本人也證實，他的母親與岳母都姓王，他和未婚妻的名字最後一個字都是“華”，“曉”是黎明前的“拂曉”，雜取種種他的所愛，小說主人公的名字就成了“王曉華”。也可以說盧新華是帶著深深的愛來寫《傷痕》的，是以愛戀人，愛母親的心態，來愛這個國家，愛這些像王曉華樣的經受文革煎熬的同胞的。因此，借著小說《傷痕》，盧新華開啟的即是源自“傷痕”的救贖之旅，也是他對國家，對眾生的愛之旅。

關於《傷痕》的寫作初衷與過程，盧新華自己說是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的課堂上，直接承繼了魯迅先生等開創的“五四”新文學傳統的，他自己有詳細的記述：

究竟寫一篇什麼樣的小說才能表達出自己對時代和社會的思考呢？那些剛入學不久的日子裏，我一直在苦苦思索，最終還是在一堂作品分析課上找到突破口。那天，是鄧逸群老師在課堂上為我們分析、講解魯迅先生的《祝福》。她說到魯迅先生的好友許壽裳在評《祝福》時曾說過一句話：“人世間的慘事，不慘在狼吃阿毛，而慘在封建禮教吃祥林嫂。”這話立馬觸發了我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雖然

還不很成熟，但卻越來越堅定的認知：“文革”對中國社會最大的破壞，不在於（如我們的報章連篇累牘地表述的那樣）讓國民經濟走到崩潰的邊緣，而在於給每個人（無論是紅五類、還是黑五類）身上、心上都戳下了永遠無法癒合的傷痕！¹

這也是盧新華本人極其看重，並反復強調的：

我後來當然是因為受了魯迅先生《祝福》一文的影響而寫《傷痕》的……因為深惡痛絕當時文章的假、大、空，寫作過程中，我曾努力要求自己直接師承 30 年代作家們真實樸質的文風，只寫在我看來是真實的人物、真實的思想、真實的感情。²

可以說，從小說主題表達與敘事文風上盧新華的《傷痕》都是越過文革，直接傳承的“五四”新文學傳統，尤其是魯迅先生的思想與文風。也就是說，“五四”文學傳統被“文革”斷裂了近三十年的一個巨大鴻溝，被大學生盧新華的《傷痕》跨越過去了。

“五四”暴發的新文學運動，在 1918 年達到了高潮。《新青年》從 1918 年出版改用白話文，採用新式標點符號。魯迅先生 1918 年 5 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對舊禮教舊道德進行了無情的鞭撻，指出隱藏在封建仁義道德後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這篇小說奠定了新文化運動的基石。迎來一場影響深遠的白話文運動。

這個時間點距離現在已有 100 年，歷史的迂回曲折，國人始終在“人”性之路上艱難探尋，掙扎徘徊不已。盧新華就在這個時間點上，把被扭曲異化的傷痕累累“人”重新拉回到“人”本身中，成為“鐵屋子”裏覺醒了的人的時代吶喊……在

¹陳思和：《怎忍看：那“舊傷痕”上又添“新傷痕”》，《大家》，2018 年第 4 期，第 178 頁。

²盧新華：《三本書主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 77 頁。

萬馬齊喑的時代，盧新華是那個說出了“皇帝新衣”真相的小孩，是五四先輩發出“救救孩子”呼聲後，新時期被導入歧途的孩子自己發出的“救救孩子”的時代呼聲，被中斷的“五四”新文學傳統也借著盧新華重新回歸，得以延續與發展……因此《傷痕》在承前繼後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意義是不容小覷的。

“文革”的那道“傷痕”在人們的心上刻的太深太疼了，且還被政治“光環”濃墨重彩地包裝籠罩著，疼痛還被強行壓抑著，盧新華的這個小說，終於把這道傷痕暴露出來，赤裸裸地呈現在人們面前，壓抑已久的淚水終於得以痛快地哭一次，流一次……據說全國人民因《傷痕》流出的淚水足夠匯成一條河……

而更重要的是，它引起的學界、思想界的批判反省文革的潮流，一場思想解放的潮流也由此催發衍生。當時的復旦大學教授陸士清教授堅決支持：“即使警車開到我的樓下，我也要說《傷痕》是篇好小說”，浦知秋 1978 年專門寫過文章《由〈傷痕〉引起的討論》，主要是討論的是突破禁區禁令、人物真實性等問題，他認為“一篇小說能引發如此熱烈的討論本身就是好事”。此後，關於傷痕文學的研究成為了一個不斷探索的重要學術命題，傷痕文學發表 30 年之際，著名學者程光燁教授發文《“傷痕文學”的歷史記憶》“如果沒有傷痕文學，新時期文學就將會是另一番歷史面貌”。北京師範大學的甘浩，2010 年發表的《從政治覺醒走向文學反思》一文中，甚至稱其為“神跡”：“關於 1980 前後的中國文學，某些凝固的認識已經形成，其中一個‘神跡’就是‘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作為兩個獨立的文學現象，以長江後浪推前浪的姿態推進了這個時段文學和社會的進步。文學成為社會的拯救力量，是人們關於 1980 年代的美好想像”。可見，對傷痕文學的研究也成為一個長江後浪推前浪的學界現象，2018 年，復旦大學圖書館專門做了：新時期文學第一潮——“傷痕”手稿、圖片、繪畫、資料展。

新時期文學“傷痕”思潮過後，又迎來一波又一波的新浪潮：“反思文學”、“先鋒文學”、“尋根文學”、“新寫實小說”等。但穿越這麼多文學雲煙，盧新華卻是始終堅守五四文學傳統，忠實而堅定走在魯迅開創的文學之路上的。

二、自我放逐：從《傷痕》出發的救贖求索

《傷痕》給盧新華帶來了巨大的榮譽，也帶來人人都看得見的在中國發展的巨大前景……盧新華自己也不諱言：

《傷痕》的確曾經給我帶來了許多的榮譽和光環。作為一個大學一年級的學生，我在寫作《傷痕》不到一年後，便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成為第四次文代會作家代表團中最年輕的代表，受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接

見，並在茶會上與同桌的胡耀邦先生有過深入的交談。此後，又被推舉為上海市青年聯合會常委……³

然而，對於盧新華本人而言，《傷痕》給他的不只是一個巨大的榮譽與可以預見的輝煌前途，更是一個沉甸甸的文學責任與歷史重托，寫出《傷痕》，給他的重要使命是：“治癒傷痕”，尋求救治“傷痕”的真經良方！

如果說《傷痕》小說的成功與轟動，有少年天才的懵懂與運氣，有社會歷史機遇的青睞與眷顧，那麼《傷痕》之後，放下“傷痕”的一切榮耀與光環，沉潛到社會最底層對“傷痕”的體驗與救贖歷程，是他經過認真思考慎重抉擇的。

³盧新華：《三本書主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頁。

既然確定了你是屬於文學的，就要從文學的角度來對自己的人生做整體的規劃。於是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認真思考起一句有關讀書人的古訓“讀萬卷書，行萬裏路”，以及嚴羽《滄浪詩話》中所論及的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法乎自然”的話。⁴

對於盧新華，確實是：

我們的人生造就了《傷痕》，《傷痕》後來也決定了我的人生道路。⁵

大學畢業之後，他沒有接受《人民日報》團委書記的主動邀約，等於自斷了國人一向看重的輝煌的官宦之路，中國一向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官本位意識嚴重，甚至今日，多少公務員孜孜奮鬥一生都未必得到的官職，而盧新華卻是選擇了放棄。同時，也意味著他選擇了自我放逐。恰如福柯所說：“有一種情感誕生了。它劃出一道界限，安放下一塊基石。他選擇了唯一的方案：放逐。”（米歇爾·福柯《瘋癲與文明》劉北成 楊遠嬰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3.1 版 57 頁）

與揭出“傷痕”對應的就是“救贖”追求。盧新華自我認同的角色是“懸壺濟世的郎中”，“遊走江湖”，去體驗感受“自然和社會這本大書”。

《傷痕》後來扣動了全社會的心弦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人生沒有一種經歷不是財富，關鍵就看你是以怎樣的心態去對待。也懂得了：人生除了要讀好“書本知識”之外，更要努力去讀懂和讀通“自然和社會”這本大書……。

⁴盧新華：《三本書主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 208-209 頁。

⁵盧新華：《三本書主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 2-3 頁。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比較自覺的認識，行走在坎坷路途上的我，從此更加注意踐行“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古訓，不僅曾主動辭去記者工作，下海經商，後來又漂洋過海，出國留學，加入“洋插隊”一族。⁶

如果說魯迅先生執意追求的是“揭出疾苦，是為了引起療救的注意。”盧新華來則是更進了一步，揭出“傷痕”不僅僅是要引起“療救”的注意，他要像那個在故鄉沉入海底撈海參的海濱少年，他現在是要沉入社會生活的“海底”去“撈取”救治“傷痕”的“藥方”。

盧新華本人英俊瀟灑，看起來時尚浪漫，幽默風趣，骨子裏卻是個相當保守傳統的人，做事用情都是相當專一、重情的，對文學對感情都是如此。

《傷痕》激發出盧新華強烈的憂患意識與家國責任。盧新華是流淌著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意識，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傳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汨羅河畔屈原的求索與追問，千年後遇到知音盧新華，他甚至比屈原走得更遠，從黃河追問到了科羅拉多河……他也是範仲淹的“進亦憂，退亦憂”的傳承者，是“國內憂，國外亦憂”，大學課堂上憂，國外賭場上亦憂……他的人生之路從此就走在了他為了“傷痕”的治癒的探索追求上，是中國古典傳統的當代承續。

他沒有急於創作，而是首先沉入社會，沉入最底層的生活。開始他的“三本書主義”的實踐生活。

最終，我從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創作實踐中歸納和總結出了這個“讀三本書，走歸零路”。

⁶盧新華：《三本書主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75-177頁。

三本大書。一本叫有字的書，一本叫無字的書，一本叫心靈的書。當然，也可以是一本叫“書本知識”，一本叫“自然與社會”，一本叫“自己的心靈。”而如果遇到有對佛學感興趣的朋友，我也會對他們說“一本是‘文字般若’，一本是‘實相般若’，一本是‘心靈般若’”。⁷

年少成名的盧新華開始走上了閱讀這三本書的人生歷程與文學歷程，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賭城工作的業餘時間，閱讀古今中外的名著典籍都是他堅持不懈的功課，而更重要的還是他沉入社會，感受體驗社會上的種種生活：

留意到自己的履歷“工農兵學”唯獨缺商，我在分配到《文彙報》兩年多後，毅然辭去公職下海經商，後被媒體稱為“文人下海第一人”。嗣後又遠渡重洋去美國留學，不僅在美國登過三輪車，賣過廢電纜，做過圖書公司英文部經理，還在賭場發過牌。……

“我初到美國時，是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讀書。第一年只有學費減免，生活費還要靠自己掙。……在我的人生經歷中，遇到過很多值得我永遠感恩的人、事和物，三輪車就是其中之一。我騎著它不僅找到了一條養活自己的生路，同時它還成了我的一個“流動書亭”，我通過它開始了對美國社會的閱讀，並迅速融入美國社會。……”⁸

漂洋過海到了美國，且對由此招來嘲笑都不在意，不退縮。1998年回上海參加新作發佈會時，公然被記者寫成新聞稿嘲笑到報紙上《昔日名動一時，今日賭場發牌》。許多朋友替他憤憤不平，都被他阻止了。

⁷盧新華：《三本書主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203頁。

⁸盧新華：《三本書主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11-215頁。

“國人很難把作家和一個賭場發牌員聯繫到一起去的，都以為我在美國實在混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去賭場發牌的。其實他們不知道，去賭場發牌是我經過認真思考後的人生抉擇。他們也不會知道，我雖然每天在賭場發牌，但我同時也在閱讀。發牌員每天差不多有三個小時的休息時間，所以，我每天上班去時身邊都會帶上一本書，有時是英文小說，有時是哲學著作，有時是宗教經典……輪到我休息的時候，我就會找個合適的地方坐下來悉心閱讀。我有一個朋友，是作家峻青的兒子，有一次帶了一群人到賭場遊玩，看到我坐在那裏專心致志地閱讀《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曾經大叫起來：“哇，你們看看，你們看看，奇怪吧，這麼烏煙瘴氣的賭場裏面，還有個人坐在這裏讀佛經！”⁹

三本書主義的持續與堅持，如三駕馬車，引導著他的人生與文學的前行……他又開始創作起了新作品，2004 年出版了再次引起轟動的小說《紫禁女》。小說講述了一個石女和三個男人（初戀男友、美國假丈夫和知心情人）的情感經歷，來折射象徵中國從閉關鎖國走向開放的艱難歷史歷程。這是他對國家歷史命運的深刻思考的文學表達。

這樣，我在寫《紫禁女》，寫石玉這個人物時，中國近千年來的精神發展史，當代中國社會的現狀，一直交替浮現在眼前。我也會不斷想到“地溝油”、“瘦肉精”、“三聚氰胺”、有毒奶粉……，想到被胡亂砍伐的森林，被工業廢水污染的土地，被霧霾遮蔽的藍天……因此，我也曾在我的微博上寫過這樣一段話：“一切天上的霧霾其實都是人類心靈霧霾的折射。”這是一部討論欲望的書。¹⁰

⁹盧新華：《三本書主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 211-212 頁。

¹⁰陳思和：《怎忍看：那“舊傷痕”上又添“新傷痕”》，《大家》，2018 年第 4 期，第 179 頁。

2013 年《傷魂》出版，從文革的“傷痕”，到經濟大潮之下，人的靈魂之傷，盧新華作為一個社會病理觀察者，層層的“傷痕”是他念茲在茲，執意表達的主題。馬達先生曾說，“傷痕”的成功是抓住了時代的脈搏，而貼著社會脈搏前行，與社會同呼吸共患難正是盧新華的人生與文學追求，持續關注社會脈搏的延續性的成果就是《傷魂》。

從《傷痕》到《傷魂》，是他不停地思考社會問題“痼疾”的另一個重要收穫，舊傷未愈，新傷又來，經濟大潮的興起，“靈魂”之傷接踵而至。借著小說最後的“媽媽抱抱”，又一次發出“救救孩子”的呼喚。可以說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貫穿了盧新華的思考與創作。並從中誕生一部又一部振聾發聵，具有時代警鐘意義的傑作。

盧新華的小說，一方面是憂國憂民、關注社會災難、問題的《傷痕》《紫禁女》、《傷魂》的重大社會問題系列小說，另一面是比較私人化，帶有明顯作者變相自傳與心靈獨白性質的私人小說，如《夢中人》《細節》等。《夢中人》的主人公，“夢中人”是孟家的最後遺少“孟崇仁”，他有個自小有婚約的表妹“孔三小姐”，連接兩村的大道是“孔孟之道”，他愛走這條大道，而未婚妻孔三小姐及村裏人卻愛走“旁門歪道”，後來跑到城裏為了錢做了淪落女。為了尋找拯救未婚妻，及像未婚妻這樣的風塵女子，他從此四處尋找，到處以救贖風塵女子為己任，卻到處遭白眼，“不合時宜”，最後找到的未婚妻也拒絕他的救贖，爭執中，他誤殺了未婚妻……預示著“孔孟之道”的流失，人欲汨濫的救治艱難……

《細節》則是作者的心靈剖析，自傳色彩更濃。主人公“郝傑”是到美國留學的復旦大學畢業生，時刻懷揣鬧鐘，在美國為求學與生存努力奮鬥，還熱心慷慨幫

助同學朋友，最後將要結婚安居，駕車途中，卻因突然看到臺灣李登輝赴日本的報導，出車禍身亡。以身殉了自己的家國情懷，一腔豪情壯志戛然而止……

“夢中人”這種“勇士孤獨”對抗社會人欲橫流的不識時務的孤膽英雄，如唐吉珂德大戰風車般，不自量力地對抗救贖社會上人欲物欲的汨濫與墮落……《細節》中的主人公“郝傑”在異域的艱難掙扎與抗爭，執著關注生活細節，對抗假大空，這兩部小說中，兩位立志救世的孤膽英雄最後都死去了，或者寄託了作者抗爭的艱難，求索的不易，最後竟然身死，“以身殉志”即顯示了“救贖”的艱難，也顯示了探索的不易，也表明作者的意志的堅強，寧死不屈，捨身取義的決心與勇氣。

小說《細節》中有幾處是明顯帶有作者自己的心理獨白與寫照的，小說中這首詩也正像作者在美生活的一幅精神自畫像……

給一個獨行者

——致夢靈

總是看到你

扶著夜和夢的影

獨行

眼中流著天河的水

水底浸著沉睡的星

總是看到你

牽著憂和思的藤

獨行

唇邊串串銀鈴般的笑聲

心頭道道結痂的血印

總是看到你

癢過茫茫的人海

獨行

喧鬧的是我昨夜空洞的夢語

不寧的是你今晨疲倦的心

這些孤單前行的“尋夢”者，充滿“夢與靈”的理想跋涉者，都能看到盧新華自己的身影。可以感受體會他西去“取經”的心路歷程。

這是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知識分子的自我流放的真實寫照。

“我確實時時都在解剖社會，但我更嚴格地解剖自己”，魯迅先生的這句話，用在盧新華身上也恰如其分，這兩部作品也可以看作是盧新華自我解剖的傑作，他的解剖社會與解剖自己，兩者是一體的。或是，這是執著“伤痕”书写的知识分子的共性：在严格解剖自己的基础上，解剖社会。

這兩大類型構成作者小說創作的兩翼。一方面是“救世英雄”個人探索的艱難與糾結，另一方面卻又是揭出並渴望救贖的國家社會重大問題的《傷痕》《傷魂》《紫禁女》等。這兩類小說的並列同行，折射的是作者救贖路上的艱辛卻又執著的探索……四十年的艱苦曆練，最後，兩翼終於比翼齊飛：個人處境不再那麼艱難，孤膽英雄的執著的探索也終於獲得碩果。

不僅寫小說，盧新華也像魯迅那樣善於寫散文、雜文，且散文、雜文的成就也較高，不比小說遜色。他的散文《三本書主義》《財富如水》都堪稱精品，是近年散文、雜文界難得的收穫與傑作。

如果說散文集《三本書主義》是作者個人讀書、工作、寫作等的心靈獨白與經驗心得之作，也是作者創作心路歷程的經驗回顧與總結。那麼他的哲理散文《財富如水》則是體現了作者對國家、民族、人類命運的關注與思考。他的散文如同小說一樣，總是把個人剖析與社會剖析融為一體。

集中體現作者思想的散文隨筆《財富如水》，也是一個精彩的象徵比喻，雜糅古今中外，既有名人軼事，又有日常瑣事，生動精彩的談事說理，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來論述“財富如水”的特徵。

盧新華文學腳步從未停留，“傷痕”的追問始終縈繞心頭。盧新華在《傷魂》出版後，2013年7月14日接受《新文化報》王逸人採訪時說：

《傷痕》之後，我其實從來沒有放棄過對那個時代所產生的巨大傷痕的原因進行探索和追究。因為我知道，一個民族要避免再經受這樣巨大的創傷，唯一要做的便是尋找出造成這種傷痕的內在病因或病根，才能有針對性地開出醫治和預防的藥方。

三、期待復興與涅槃

盧新華如“懸壺濟世的郎中”，行走江湖終於尋得的救世良方是“合天道，衡人欲”。

他在《傷魂》出版後，2013年7月14日接受《新文化報》王逸人採訪時說：

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大意）我有時會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在江湖上行走的“郎中”，以“治病救人”作為己任。當然，既然是要治病，我在揭出病苦的同時，就會努力尋找病因和病根，並試著開出自己的藥方。所以，如果非要我對自己，親朋好友們，以及我們這個“大道流失，物欲橫流、術數猖獗”的時代開出的一副藥方的話，我會勸說國人：既不能“存天理去人欲”，更不能“存人欲去天理”，而必須“合天道，衡人欲”。

盧新華“傷痕”關懷，越出了國界，站到全人類的高度：不僅僅是中國，而是從整個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着想，開出的藥方就是：契合天道，平衡人欲。因為當下社會，縱觀歷史，既然已經經歷了“存天理、去人欲”和“存人欲、去天理”的兩個畸形發展的歷史階段，都已經證明不可取，那麼，一個比較理想的改革和發展方向，那就是“合天道、衡人欲”。這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唯一正確的選擇。

穿越古今，縱橫中西，在對社會生活深刻體驗，對文化深度思考的基礎上，“合天道、衡人欲”就是盧新華終於尋到、悟出的救世良方。在他的著作《財富如水》裏面加以詮釋：

賭場發牌，這是我人生最獨特同時也是收穫最豐的一種經驗。那時，我在賭桌上每天閱人、閱牌、閱籌碼無數，漸漸地，那些固態的籌碼在我面前也就變成了液態的水的形狀。一枚枚的籌碼就是一滴滴的水，一摞摞的籌碼就是一汪汪的水……

而從賭桌上這些似乎永無止息的籌碼的流動中，我也第一次那樣真切地感受到——並在若干年後用了一本書來闡釋它——“財富如水”！

財富如水，會流動，會蒸發，會凍結，會“滾雪球”，會“以柔克剛”，會藏汙納垢，會往低處流……正是因為財富的這些性質，也就決定了財富的兩面性——“水能載舟，亦能覆舟”。¹¹

在賭場悟出的社會哲理，透過“財富如水”的精彩比喻，把財富的合理流動的必要性闡釋的深入淺出，妙趣橫生，卻又發人警醒，實在是一部充滿智慧與哲理的好書，給當下在經濟社會中浮躁、盲目的瘋狂斂財者一針清醒劑。

正如批評家白燁所說：

當年，一篇《傷痕》，讓蕭瑟的文學枯木逢春；

今日，一部《財富如水》，令浮躁的世人如夢驚醒！¹²

無論是讓“枯木逢春”還是讓世人“如夢初醒”需要的都是智者前瞻性的智慧與勇氣。而盧新華正是這樣一位引領時代的先行者，他的才智總使他超前一步。借著《財富如水》，他又超前一步，發出“傳統復興”的吶喊，極力宣導“合天道、衡人欲”的救世藥方，大聲疾呼從“神性的奴役”和“政治的專制”“經濟的追逐”中解放出來的人類，換一種思想方式、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再讓身心擺脫“財奴”的束縛，獲得“第三次解放”……

盧新華以自己的慧眼，作為時代的先行者，經常給社會這樣的警醒與驚歎。他致力於這一切的目的就是盼望文化的復興與涅槃。

¹¹盧新華，《三本書主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頁。

¹²盧新華，《財富如水》，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頁。

盧新華沉潛到社會底層的經歷，使他始終以一雙慧眼洞察著現實世界百態，也使他的小說始終在切著社會的脈搏前行，作品真正做到了與時代與社會同呼吸，共命運。而深度思考則是他智慧的源泉。對於盧新華，可以說時時在思考，事事在思考，他的家國意識，人類命運的思考穿越古今中外，滲透自己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方方面面，思考已內化成為他的一種生活習慣。

如小說《細節》中，主人公望著生命力繁殖力強盛的小白鼠，立即再望望這些小生命們（小白鼠），“猛地竟覺得是在看一部幾千年來的人類發展史”，

小說中，即便談論男女兩性關係，也能立即覺出：“性能載舟，亦能覆舟。”

可見對生活、對社會的思考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真是：“思緒越千年，憂思深且長。”

滲入他生活的點點滴滴，方方面面。

而跨越中西的人生經歷，又使他以十分開闊的視野面對、思考問題，他的小說，他的隨筆，都可以看到他這種上下五千年，綜合中西內外，大開大合的文學視野與思想意識流動，古今中外，縱橫排闔，信手拈來，遊刃有餘。他的關注點在中國，但著眼點更在全人類，他是在對全人類命運思考的基礎上再回來思考中國問題。凝結成文字，就是一本又一本給以社會以警醒與啟迪的新書的誕生，用文學“救世”是他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

從改革開放之初就踏上文壇的盧新華，儘管其後中國文壇波浪起伏，花樣翻新，他個人的生活也從中國到美國，跨越中西，變化巨大，但他卻始終堅持了關注社會現實，關注國家命運，“為人生”的文學追求。執著於“傷痕”，揭露各種“傷痕”“傷魂”的目的，就是要救治傷痕，救治國家民族創傷，甘做社會醫生，“願中國身心沒有傷痕的人越來越多”！

我（盧新華）曾在《鳳凰視頻》的採訪節目中說過：“當今中國社會的亂像，可以用十六個字來概括，叫作‘大道流失、術數猖獗、權謀盛行、物欲橫流’”。我至今仍然認為這個概括是準確的。因此我想，如果我們出生於五六十年代的這批寫作者，還覺得肩負著某種歷史使命和責任的話，就要努力寫出自己眼中所看到的真實的世界，就要勇敢地說出自己內心想要說出的真實的話。

願中國身心沒有傷痕的人越來越多！

盧新華的小說有個不斷反復的主題詞“追夢人”“夢中人”，那個作者念茲在茲的那個“夢”就是盧新華執著追求的救贖與希望：“願中國身心沒有傷痕的人越來越多”。這番肺腑之言，正是盧新華堅持四十多年矢志不渝地執著於揭露“傷痕”、救治“傷魂”的心聲，盼望中國文化如浴火鳳凰，迎來涅槃重生！

四、“傷痕”的美學意義與價值

從“五四”時期，魯迅先生就開始執著追求的“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到新時期盧新華執意於“傷痕”“傷魂”的上下求索，中國現當代作家對中國文化之傷的追問探索已經整整前仆後繼地延續了一百多年，已經具有重要的美學意義與價值，但從未作為一種“傷痕美學”被單獨提出來，但鑒於投身其中的作家眾多，作品社會影響巨大，它應該被作為一個美學範疇提出，並深入探討其意義與價值。“傷痕美學”不該只局限於新時期“傷痕文學”，而是自“五四”以來，魯迅先生等開創的“揭出病苦”的小說，到現在他的最堅定的繼任者與追隨者盧新華的系列“傷痕”小說，這已經延續了一百多年的作家們的美學追求。現在借著盧新華的小說，正可以提出“傷痕美學”的概念，並進行美學意義上的研究與梳理。

首先是：對社會病苦與傷痕的深刻揭示與批判。緊貼時代脈搏，關注國家民族命運，是“傷痕”作品的最突出的特色。

魯迅與盧新華都是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作家，自覺的社會病理觀察者，如果說魯迅的系列人物是深受傳統文化之傷的“頭上帶著大家以為恥辱的記號的那傷痕”的“祥林嫂”“阿 Q”“孔乙己”，盧新華則是新時期深受政治與經濟創傷的人物系列“王曉華”“龔合國”“石玉”……他們都是承受民族文化之痛的國人。這系列的小說表達的主題都是對中國文化的憂慮與關注，深刻的社會憂患意識，對國人命運的深度思考與擔憂。都是深入到中國文化深處探索文化病根。這系列小說，基本可以列為“國殤”小說，也可稱為“中國傷痕小說”。他們是背負民族文化、政治、經濟創傷的跨越時代的國民人物一系列。

其二，在藝術手法上，基本運用寫實主義與象徵手法。

對社會現實揭示與批判，使執著於“傷痕”的作家們普遍採取了寫實主義的創作手法。是在對社會現實有著敏銳的觀察與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對種種社會現象作出力透紙背的現實敘寫與現實批判，以反映社會的深刻性見長。而這種寫實主義又是多用象徵手法來表現的。

如果說魯迅先生的象徵手法運用得隱諱曲折，而盧新華的則比較直白，但象徵手法卻都是他們熱衷運用的手法，尤其是盧新華，有的小說直接就是一個象徵，如《紫禁女》《傷魂》等。如果說四十年前的《傷痕》是一部比較寫實，帶著非常客觀的素描的色彩去講述故事的話，盧新華後期卻是逐漸往“象徵主義”的路上前行，且象徵主義色彩極其濃厚，成為其作品最突出的特徵。

帶有心靈獨白性質，充滿個人理想的《夢中人》《細節》等，也運用了象徵手法，儘管引起的反響較為平淡，但其象徵色彩也是很明顯的。如《夢中人》中的

“孟崇仁”與“孔三小姐”聯姻的悲劇性失敗，村裏鄰人放著連接兩個村莊的“孔孟大道”不走，專走旁門斜道，象徵“孔孟之道”在當今社會的失落與流失是不言而喻的。《細節》主人公“郝傑”重視“細節”，人物與小說名字是諧音，也是對社會一度盛行的“假大空”的反叛與追求……而上升到國家民族隱喻層面的作品更是引起了較為廣泛的關注與認可。

如長篇小說《紫禁女》，象徵手法運用的更為成熟老道。代表了他後期作品的重要成就。主人公“紫禁女”石玉就是一個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的象徵，作者自己曾坦言：

“我在 2004 年出版的《紫禁女》這部長篇小說，嘗試用了一個石女的身體來象徵中國近千年來的精神發展史和文化發展史。¹³

《傷魂》的主人公名字叫“龔合國”，直接就是共和國的諧音，象徵色彩十分明顯直白。小說主人公“龔合國”個人的種種特徵作為與當下國內的經濟社會權欲物欲橫流種種情況都相吻合，是一個典型的象徵性人物與時代表達方式。

其三，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是“雜糅”種種，合成一個。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把社會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的現象，凝結合併到一個人物身上，較為典型地集中展現時代的病態與亂像，也是魯迅先生曾經運用的塑造人物的手法“雜糅種種合成一個”，“王曉華”是文革知青的一個典型代表，“龔合國”是經濟時代物欲橫流，權謀盛行年代的代表，有著典型的時代特徵與印記。

強烈的救贖責任與使命寄託在了文學身上，使“傷痕美學”獲得一種崇高感與悲壯感。

¹³陳思和：《怎忍看：那“舊傷痕”上又添“新傷痕”》，《大家》，2018 年第 4 期。

也具有悲劇的美學意味，是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一個重要的審美範疇，一代又一代作家投身其中，前仆後繼，與時俱進，從文學的角度扮演了時代代言者的角色，值得學界深入的探索與研究，使它以更成熟嶄新的姿態繼續向前。

從魯迅到盧新華，儘管期盼的是“傷痕”早日結痂，涅槃早日重生！可百年過後，“傷痕”依然在路上，涅槃也依然在路上，未來可期……